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　埙

謄録監生臣王會燕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十一首

大司寇景山錢公七十序

王子曰人熟夫用之用而不熟夫不用之用也今夫五金鞴於鑪而範之得材而為錢鎛釜鬲戈盾欣然日以

為用也其貴乃為清鐘大鏞夏敦殷彞五父之凸庋於明堂之序而歲不一試之未底試而所欣然曰為用者敝矣是器貴也歲不一試而歲益以重蓋易世更祀而天下翕如也夫吳故鉅邦人文賢士大夫稱甲天下者也然而自余燥髮時則知有故太宰朱恭靖公迫冠而籍於朝而後知有今大司冦錢公也夫二公者不必以用而用者也余請先言恭靖當世宗初上時有所褒進大臣及吏部臣闕時朱公為南吏部幾當得之會少有

所不稱即上章乞休人或謂朱公不少需為大拜地耶
朱公笑不顧曰吾以善拜即不若善歸耳天子重於去
公而為異其禮以傳傳之還復廩廩之隸隸之朱公之
食於家而食於官者三十年一日也朱公闔門謝世事
不為章言微行以易觀聽然逾歲而郡邑之郊內外黙
而化之卿大夫不敢以飾見於國士不敢以飾見於庠
畯賈不敢以飾見於市其父老相率而戒其子弟曰即
衰趨何以聞朱公其子弟亦相戒曰吾衰趨即不愧為

吾之老者若愧朱公何蓋又逾歲而天下之士大夫日相與問訊吳中以朱公在否為世輕重而朱公益逡巡務退讓其行自介士匹夫下而至於垂丱之童均與之講敵而不挾其達以加又三十年一日也朱公繇狀元及第三十年為尚書以歸歸又三十年及見後甲子之為狀元者海内所豔說而奇瑞之然使朱公絜功度材其前稱顯而用於世者孰與其後不用而用之為大也錢公成進士入銓曹婁遷兩都法吏視朱公稍號任繁

劇然亦且三十年而乞歸歸之時屬世宗末不能有所備於廩隸然未逾歲而天子用大霈恩進一品階稱貴重於朱公公乞身固少晚然健履而富於聰明之用不減朱公五十時公雖因敭歷外若染於態者而中肫然赤子其淵默而易亮恭退而質木舉無以異於朱公今之士大夫畯貫固不能如朱公時椎朴而易化然亦稍稍知慕嚮公旦改稱而月貴其評二公名德後先相望於世宗今上之初者即不知其孰重然其重豈獨在吳

而已也易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吉夫服牛乘驥始而效其力於軛終而效其體於革世固不宜少者然其用抑何淺小哉錢公今七十合鄉之大夫士宴而樂之而不佞使致辭曰公為我進匕箸安步衎衎天子修世宗之典公家食而食於官三十年如一日也則二公之用誠大矣

贈大都督王江楊公五十序

燭之武有云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余未嘗不三

僂而歎其言以為人主坐視天下之才而使之老其過不在才也則又惜夫士之才少而當夫好老之主老而當夫好少之主終其身以窮也夫人主而誠能用其老雖已晚然使夫握筭却顧歛其果執壯往之氣而收功於萬全要之乎非少年所希者故夫秦一筴而明不勝蹇再筴而信不勝剪三筴而武賢不勝充國何以故其採謀博而計績悠也吾友都督王江楊公之少時以列校提一劒從軍與島倭角凡數十百戰小戰則小勝大

戰則大勝其積級自十以至萬其積位自千戸以至僉都督其積職自裨將以至大將葢不出十五年間公既不愛其才以媚人主人主亦不愛其官以餌公而一旦中中山之篋用單辭罷歸中外憂社稷而實干城者求其端而不可得遇有警輒以公名上南勁則借而南北勁則借而北意若不可旦夕少公而人主顧遲徊久之輒上輒報聞而公亦倦於世葢嘗取其喑嗚叱咤躍馬而廢千人者弱其𣪍而為嘯歌莪嵜之觵駕長風而破

巨浪者葺而之乎一沼一嶼計倪之書以治生穰苴之書以課臧獲蒙恬之書以樊圃而其書或驗或不驗家亦漸以旁落公今年五十稍稱病謝絶他事而其好賓客猶故於是其客若干人爭為言以贈其言雖人人殊大要祝公之壽考而念公之尚壯而不見庸也獨余以為諺有之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盖器大而小用之則不宜也三秋之郊以見上帝會九賓而享諸侯而後無舍鼎矣去今日公

年日益進謀顧日益深有如人主下璽書寄以斧鉞之任明信武賢之徒瞠乎讓侯印公肘而不敢望也尚父鷹揚方叔壯猶緩之乎歲以待哉公謝曰不然子之言信美矣而非余任也昔李將軍之孫與太史公善其叙數逐敵數廢數起狀歷千百載而若新今吾幸及吾之身而善子又身得子之言而身讀之其幸不綦大乎請書而張之壁

太學顧君時雍伉儷偕六十叙

去余居東數里而近曰小璜涇顧氏其先滁陽人從宋避敵而南徙著可四百年世為海上名族其人率本富纇者飾以儒而自時雍君上數世皆齊髮敦睦時雍於儒又最顯故余先從兄引禮公揖其淑歸焉是為王孺人君少孤拮据遺産然州業以第上貲充郷賦長無虚歳矣君慎善所任而身為參伍鉤距出入不少差家益以裕里中人始少君難之而更豔之曰咄嗟顧君最上賦郡門歸治逋策肥軒軒不足豪田舍兒耶君慨然

曰是焉足豪也去而所稱先人遺餬口庇雨之産不亦有先人遺圖籍足守乎乃下帷日夜讀不休竟成業補州博士弟子尋遷太學上舍太學天下賢俊士大夫所闕一傾蓋顧君則無不懽然稱顧君長者問謁顧君文習之則又無不肅然稱顧君有國士風剌屐籍如也顧君前名工治生有孺人則不復問治生孺人脱簪珥謝紈綺之飾而手理絲枲挑織目察工作足履行易圃其蚤晚興寤身先後其臧獲者四十年君得以暇精專其

業然數奇九試輒不利而曾子應聘已長有聲諸生間顧君乃曰吾九試而九不利者豈盡命也耶然安能人人角材付權衡也謂應聘免揣自愛愚公之從山至屬其子與子之子而山神亦畏之矣孺人之任顧君家應聘之任顧君儒君幾無所事事者而頗好行其德扶顛振貧埋胔粥饑婚嫁鰥寡蓋至於島寇之變君所獲餘於盜手者無幾而其為德固自如也今年夏余將有晉陽之役應聘來謁跽請間曰惟先生以文名天下庶幾

其惠貺吾父母乎余不敏則又曰以母氏之辱為先生從子應聘之辱為甥而徼辭可乎哉余又謝不得則問應聘曰子之父母今六十耶曰未也期在改歲然則子何以迫得余言應聘又跽曰先生不時歸而吾以時壽吾父母則懼其不及先生也余笑曰吾且歸歸猶及觴雖然子姑以吾言語子之父母盖吾嘗讀東西京事諸吏士負一藝挾一行以待上之知若探契而取責亡弗讎者即恂恂一鄉君子脩耒耜之績猶有舉孝弟力田

之說以待之今顧君出而為才於國而九舉弗售歸而為德於鄉而鄉人漠然亡加譽意者其有藏慶歟為福不近是必在應聘與應聘之所以顯其父母而樂其志者亦可以觴矣

賀封少司馬雙塘汪翁胡淑人並壽七十序

當不佞世貞成進士而其第一人為前元相興化李公其少長於不佞者今元相江陵張公少司馬歙汪公是三公者迄於今而二尊人健無恙也先隆慶之壬申李

公罷自師垣歸奉觴稱八衮之慶於少師公太夫人而汪公則自楚臺入佐樞筦以便道歸奉觴稱七衮之慶於雙塘翁胡淑人郡國守相冠蓋羔鴈填溢兩家賔客牢醴之讌相望於大江南北為一時盛事而歙中書舍人黄君榜以使事辭傫過其鄉與汪公有連且謂不佞其友也以故事徵壽言不佞時未有以應屬明年而新天子改元為萬歴元年云萬歴者永永勿替幾欲與天地相終始曷華之際嘉樂與公卿大夫共之者也張公

方操大乙斟酌元化以壽天下而汪公秉鉞行九邊為
國家謀干城之固即吏士諸父母維汪公是衛亦維汪
公是壽而况於其二尊人有不加額願為效華封人之
祝者哉不佞竊因舍人請有感也舍人之言曰汪翁者
少儒而俠者也嘗賈鹽吳越間即豪吳越而未久輙厭
去曰此齷齪非丈夫事會詔開武舉翁以强力知兵幾
得之謂非太夫人所喜亦罷去而汪公則已成進士為
縣令曹郎有聲翁乃謝去諸好隱里中讀書自樂也汪

公守襄治行最即封翁如守而胡淑人為恭人然翁與胡淑人益相勉謹儉不衰汪公以破島夷積功至御史中丞督撫閩後先閩中者七閱歲而中流言聽移鎮歸翁迎司橐而枵然無餘奉積也葢皆以養士矣汪公朝翁以侍胡淑人章服外無whom嬌簪美珥之飾休而按視廬產無毫髮增也其諸季儒衣冠僅蔽肘翁第呼酒勞汪公時時謂中丞禄賜不太薄何以使橐枵然乃爾然藉令若問我何以視行賈時廬產益損即我何以應之且

富吾力自能得不欲用是遺兒子輩兒子能貴我我自不
知貴耳胡淑人笑而謂翁吾不旦暮湃澼佐酏醑費何
能呼白相勞也汪公之侍翁及胡淑人又五載所天子
釆中外望起公田間再更大鎮至少司馬翁又進封如
少司馬恭人為淑人矣舍人又言汪公曰幸天子用事
翁與胡淑人當日益貴壽考日益進然何冀能令廬舍
無毫髮增耶不佞則不謂爾翁第婾快其志意存精神
時時加乞間者一渡大江追從李翁覲林壑之樂杖屨

時勝使汪公無虞於家與張公文武夾輔王室躋天下壽域豈不休哉何况胡淑人健能旦暮湃澼佐酏醑費也公即所謂汪伯玉者其文章妙天下故舍人迫欲得余言為翁與胡淑人壽且因以交驩公云

壽封少司馬汪翁暨元配胡淑人七袠序

嘉靖末汪伯子為襄陽以政最聞制詔襄陽太守嘉乃治狀久矣厥何所自具以對襄陽守謝不敏則曰有父某毋胡氏六十矣諸所以誨守潔廉愛人非一於是汪

翁獲封如守官胡視汪翁秩爲恭人居久之爲隆慶五年而襄陽守婁遷至御史中丞督八閩師移鎮撫鄖襄上游復報最詔問中丞勤力益辦治前封守夫婦田居無恙耶具以對中丞報如初於是封守汪翁得進御史中丞而恭人以秩同故不復進其明年而今天子有兩宮暈慶典中丞入拜少司馬與聞樞筦之事天子益嘉重之汪翁復進封如司馬官胡恭人爲淑人前後三被璽書襃予外内名德良重其又明年天子改元萬歷維

祺之壽思與海内共之而汪翁暨胡淑人偕七十矣少司馬方擁繡斧廵行九邊鞅掌王事不獲一稱觴堂下謂其友王生𡢿於辭屬之曰若不能效華封人祝耶不佞則先有以復少司馬易不云乎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而象係之曰懐萬邦也人主有懐萬邦之仁至三錫命於師中可謂隆烜異眷矣然未有錫及父母者今天子不勝其仁謂少司馬寔勤王家以保扞外内又不勝其類肖之孝而三錫我汪翁胡淑人少司馬其精純志慮

以從事於疆圉而罔内顧則又以少司馬稽百拜頓首而前為壽曰唯汪翁唯胡淑人盍對揚天子之休命唯汪翁命曰益專精神以輔遐齡惟胡淑人命曰壽富於趙太君而燕喜何啻魯也繼自今其並杖于朝以覲爾子成功天子所以致祝於汪翁胡淑人者未已也夫翁淑人偕七十老矣然不有耄大耋期頤於後耶少司馬三品貴矣然不有七命八命九命於後耶天子固期之杖於朝矣行將脩三老五更袒割奉食之禮於汪翁翁

與胡淑人其時進乜箸馮几杖以光昭天子之令德長有我少司馬精純志慮以從事於疆圉而罔内顧宗社永永有賴乃歌黄山之詩而觴之其辭曰黄之山與天友惟爾壽偕以其偶黄之水沛濁漉唯爾福偕以戩穀黄之雲出為雨唯爾嗣人甫永以壽天下汪翁胡淑人曰善敬舉君之觴

贈穆大公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節俠之士而魏亦其輔國也今其人

尚矯矯脩其行不衰然俠者赴士之阨困急於已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自矜其能然一為義而天下歸之百里頌功千里頌聲若朱家季次之流彼猶為名使也節者則不然其契顙而事迫如羊角左伯嬰杵之徒茍不濟則捐吾身而為彼存者事濟矣彼又捐其身而報逝者所以為兩人足矣彼猶為氣使也故夫節者狹而信其志俠者汎而行其意要之非甚其至也有能仁心為質敢誼明信為國惜楨為士惜儀內足於志外挫其名

斯進此二端矣則穆大公其人哉穆大公者魏人也有子曰文熈而顯文熈之友石給事星上疏論天下大計於左右有所指斥忤旨當受杖北闕下時左右中貴人抶上怒而脩其郄敕闈吏毋得以給事從吏進文熈聞之曰果爾給事且死矣時當任工部郎未上間入謁緹騎朱帥曰公以給事抗中貴人耶不佞筆不朽以中貴人死給事耶不佞筆亦不朽唯是公為天下愛直臣為萬世自愛朱領之陰戒主杖者石給事卒物故今我愧

見強項郎而給事甫杖畢諸中貴人羣詈之給事亦詈
則益怒箠榜交下文熈迫趣前以身蔽掖之而解帶緩
戟支甚力曰此豈亦上旨耶中貴人恚而咻曰若何官
非而闌入地也文熈叱之曰吾工部郎某也此廷臣廷
非而闌出地也諸中貴為詘稍稍引去文熈起給事血
肉中而囊之出時給事為編民矣文熈即日僦舍都門
外治醫藥給事數憒絶數為嘘氣得蘇當是時文熈盡
出其槖裝與賣宅直可二百金以治給事歸計而度猶

不足居旬日有策蹇蹴蹴來者則大公也撫給事謂殉而職足稱丈夫且身在胡他虞也已謂文熈若傾橐而資給事哉吾有子矣不腆之鍰以佐若可與偕歸矣時將册東宮大公屬當封文熈念棄官易而獨難大公封大公覺之怒曰給事父猶布素泉下我何忍獨冠帶也且若以一冠帶足榮我乎趣以給事歸吾三人田間足矣給事時時語人北闕下之難穆大公父子實再生我吾身非吾有也居久之文熈以行誼聞公卿薦紳間得

推轂為禮部郎已遷丞尚璽已又改吏部郎大公亦從封禮部郎然嘿嘿不自明里社外毋能名大公者而文憮為吏部時欲以直匡其長於人才數數獎進不匿聲跡又其故人某侍御有所彈劾不勝謝病歸文憮為從中鉤奇冀扼其人而伸侍御疏者事覺外遷臬副亦謝病歸大公迎謂曰兒病晚矣吾嚮者業知之漢庭乃肯為而再伸志也夫文憮初自罷以友故而大公安之最後罷復以友故而大公復安之無幾微見顏面豈所謂

內足於志外挫其名者非耶給事又謂大公習經史尤深於左氏家言或以為學問之力然大公為德其鄉類是者非一特不自明故毋能名之者庶幾仁心為質惻怛子愛遇而輙發耳夫大公不以頃刻得官阻文熈棄官其於文熈之進退宜坦坦也蓋不佞嘗一再遇文熈與談說古今才術文藝交相器也不佞亦易棄官而觸當事者嗾言路齮齕之文熈走見其長晝地指天以免不佞而不使不佞知也大公壽不佞稍槩次其事而稱

之以為勝於古之好行節俠者或給事與文熙意也非大公意也

壽封少師張翁七十序

當嘉靖初上帝欲為人主宏太平之業計必有名世者出而佐之乃眷南顧而得楚以告成之嶽五而楚擅其一至所謂太和者又業然而踞其上則又徘徊下視於楚而得江陵以其地東三峽之水而下承之滙為洞庭以全受萬流其氣欝礴而無際則又下視江陵而得今

張翁其恢慱大度峙二嶽而吞洞庭者八九曾不芥蔕
深仁厚澤眞足以當帝心而食其報廼始舉全楚山川
英秀純至之氣畀翁以生今相君相君受帝之命而寄
翁當其成進士讀中秘書也而翁甫四十四又十年而
相君繇宫允侍先皇帝藩邸稱師臣相君之大拜預機
務也而翁僅六十餘婁進封如相君官蓋元配某時亦
稱一品夫人云隆慶萬歷之際相君受顧命輔聖冲人
主恭已而聽之至尊為先生而不名相君日取謨典訓

誥而薦之人則相目攝曰此翁教也相君洸洸運策於
沕穆制五單于南粤之命而不居功寢大獄折大姦一
轉移而成聖人之孝而不見跡人則相耳傳曰此翁志
也人主尚方非時之鮮衮衣帶玉兼金上尊以錫相君
者不一意若曰以為而翁壽也天下之謳歌頌謠揄功
而宣德者不敢以聞相君而日聞翁曰微翁誰有我相
君也於是張翁年七十矣相君之門下士戚師其者念
無足以報相君而一當翁謂不佞世貞嫺於辭且習相

君故宜有祝不佞業楚游矣賢楚之山川人民土風而竊有窺於帝心則莫如前說曰翁之啟相君賢也先天者也相君之成翁而翁食報也後天者也茲何以祝翁曰翁第安里相君當自安相君安於國百辟兆庶安遠近而邊徼亦安八荒之外夫翁能無意乎加匕箸哉有如一日念相君儼然而造朝天子方脩養老禮袒割而問政畢而與相君交賀於室曰吾不去父歸也此所謂君臣父子交相安者也

封少師張翁偕元室趙太夫人七十序代趙中丞

某不佞曩承乏守荆州而是時今相國張公以學士司史事授經儲邸張翁得封如公官張翁甫六十餘不佞所爲封人祝者如一日也而天子由儲邸起踐大寶張公用浴日功拜相自少宰以至少保每遷輙封翁封輙如相國官而翁配某亦自宜人爲太夫人一品云不佞去楚無幾而濫以中丞節復撫楚以間按部荆今年之元日謁張翁則翁復進封少師矣問其年翁則亦進而

七十也徵其貌則若退而五十餘也者其步履趮踔夫夫也飲啗語笑健壯夫夫也已乃出酒食勞我太夫人不倦治醲擊鮮之事潔脩而薦我翁亦不以我滯留故稱倦觴相屬達曙也新天子既德張公能鎮重計安社稷彌一人式百揆前後所以褒予非一而又念公荆州無居第非所以安翁與太夫人也而輟玉府金若干鎰為陶梓費棹楔榜署咸自天藻海内學士大夫張大其寵靈而鱻言之而猶未已也數下書官相國之子弟為

符璽郎紫微舍人張公逡巡未敢應而為公之子若弟亦莫應之者意不欲以相國糜人主惠而身致於經術以報乃楚之鄉書出而一子一弟褎然列矣張翁既七十太夫人齒亦媲之其子若孫之列鄉書者謀所以壽翁而郡國守相令長業已羔鴈庭下矣某不佞既忝為之師帥竊伏自念曩者守荆時歲一稱觴為翁壽翁不鄙而三舉余之觴乃今惡可已於言也不佞雖淺尠於學然覩載籍所記大抵唐虞三代往往多世臣老不任

而其子始仕晚貴不相及其及者僅一側微之嬀汭氏而不能得諧志於其始下而若尹若説固未聞也秦漢而後公卿雖間起田間然人主未知推恩其所由始唐宋之際尚猶詳於贈而畧於封以故霍大司馬之貴盛道河東僅為其父中孺大買田宅奴婢而去最後張太尉鷸至三公而其父歲來省視公卿大夫上牛酒為壽而已不聞其拜何職秩也王司空溥所以奉其父者田獵飲博之樂至與天子之生父埒然亦自以其官稱耳

不聞其遂稱司空也今張翁亦竟拜少師殿學如相國相國鰲綠珮玉而貴於朝翁鰲綠珮玉而貴於鄉某夫人亦鰲綠珮玉而貴於室以此夸千古何啻霄壤哉相國甚壯未艾天下搢紳先生之耳目不以趣相國而趣翁暨太夫人者何也今夫楩杞之上銳干霄其垂蔭百畝扶荔之實沃一鄉鄉人不以護其末而護其根者根固而後所蔭與沃久也醴泉之灌輸斥鹵千頃不以惜其汪洋之浸而惜其若栱杷之穴者其所出無恙而後

其浸遠也翁與太夫人其亦顓精神彊飲食以寧我相國相國雖不獲躬綵服膝下天子之大官八珍五齊旦夕至矣不俟某不即受代請得以其期稱觴歲如荆故事翁與太夫人亦歲歲而相奉萬年酬不亦媮快哉

賀光州録顧翁七十序

顧翁之罷自光州也數年矣而始從州之薦紳先生游則咸驚曰是何所從得恂恂隱君子者乎已出其冠服磬折而前與談宦游事的皙中窾則又驚曰顧翁官人

也於是顧翁乃游王子小祇園園故有山池延袤數十畝上下曲折可二里許翁攝齊而登趫捷若飛已浮白無筭即以角諸少年諸少年人人弗及也翁髭髮甚鬒而澤已徐察其杪鬒也而本乃有鬖鬖白者居無何而翁之孫大慶以書與幣請曰大父業七十矣敢辱子之一言以為壽予乃大驚曰翁遽七十耶夫所謂本有鬖鬖白者其徵耶而胡以登予山趫捷若飛浮白無筭角諸少年也吾嚮者以翁尚壯服官政乃誤也雖然顧翁

母乃採金石草木之精華以扶老乎不則亦曉黄老收視返照術乎或從宛若所來耶大慶曰不知也吾大父幼讀書不成即去而任家政諸從兄弟凡六矣而悉大父綱紀之以有成立又嘗代其二孤姪庸調踐更適有天幸更起中人貲以至入太學有官禄凡吾大父所曉孝弟力田勤勞其筋骨而已然至於老而不少衰吾大父所務好行德不求白於人者亦至老而不衰也豈所以為壽者在是耶盖顧翁之里有坐誣盜者自恨曰吾

且死獄吾安能使娟娟他人迫之將自縊翁聞而解曰若寃死若娟又寃死安所取里長老乎為明於官俱得免其為光州也有株累之獄厄於豪而非翁所案者以瘐死翁飲泣出槖裝為調棺殮又嘗收遺饑稚二撫養之俟壯而歸其父母翁之治光州凡被臺檄莅異不還其為德又嘿嘿不自明故人無能名之者王子曰顧翁所為德積纖微耳而不自明意豈斤斤望報哉而顧壽考康適有官起家多賢子孫庶幾華封人所稱夫亦有

能明之者其在造物哉其在造物哉遂書以俟大慶為翁稱觴致語

為孝廉顧道通追壽父母序

凡人之情不假飾而發於性賢者恒任其過而不肖者恒任其不及自先王之禮教行不及者恒苦其勉企而過者恒苦於抑而不得伸然是先王之禮教雖本於財成而就中而其意若在伸而不在抑故夫人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病則致其治殁則致其哀以為是無以加

矣養而不已而至於鬻子治而不已而至於割股哀而不已而至於廬墓先王尤以為近於厚也而旌之鬻子而無後割股而傷生廬墓而終身至犯於生人之大訓然先王猶以為過而不以為罪也陳於陵之不食其母許世子之不嘗藥原壤之歌而宰予之欲短喪彼固幸而免於一時之法然聖賢之所以抉其微而刑之萬世者何嚴也故夫律此而語彼而人子之於親寧任其過可也友人孝廉顧道通一日冠裳而謁予再拜肅容而有

請曰吾二親之棄不肖也實在壯先子北山篤行君子顧其名施遠不能出里閈母何淑懿令人其教近不能出檐閭而是時不肖方稚不敢以徼鉅公長者而為之銘若表蓋三十年如一日也計吾父母而在今歲當七十吾父母而七十不肖誠貧則必謁四方之醴齊醍盎以實吾觴則必謁四方之殽胾饘鄉以實吾俎則必謁四方之賢士大夫歌誦叙記以實吾堂而今悉巳矣其所致而實觴俎者度無以起吾父而薦之而至於歌誦

敘記其文義之雋足以時寄吾思其美而傳足以噓枯而骨肉而使之不朽即先生其人也不肖顧有請於先生予恠而語之夫所謂壽者黄耉鮐背玄髮兒齒之年而所以壽之者崇岡茂陵川升日至之語今舉堂上之祝而致之冢中之陳毋乃非當乎道通拜不已曰先生義正吾無以奪先生雖然其必有以慰吾逝者於地下而寓吾思余固謝不許道通之友曹生從傍説曰吾吳之俗薄者懸弧之宴子輒避亡胃脯酒漿責直以償易

簀而呼去檢橐裝送葬之子哭往醉歸墓不如拱慱進是資孰與顧君之老而慕其父母乎即厚者多作佛事號為冥施浮屠黄冠是依是師斥其貝璣以馳京師購銜而旋冠其豐碑孰與顧君之知乞先生文以寄其慕者乎曹生之説云爾嗟夫顧君之所為請誠不經而吾之許誠濫顧有感於曹生之説似猶得夫先王之所厚而竊附於鬻子割股而廬墓者因為序而歸之

徐母郭孺人八十壽序

當萬歷之甲戌天下之士貢於廷者數千人而嘉定徐子子顒褎然高列於是徐子待次南宮而不佞猶子駰寔師焉而徐子有子嘉言為邑諸生邑諸生數百人嘉言亦數與角試輒冠而不佞之子騏又寔友焉人謂徐子當得官即游太學以取幾試便而徐子念其母郭孺人且八十謂得請告而歸即不能朊菽水庶幾一日之養哉而意猶慊慊不自釋曰何以為吾母觴也日吾母之専精於婦工者若而年而庶幾於吾先君之貴也而

僅以章服應詔則專精於母儀者若而年而庶幾於吾兄之貴也而不能離諸生皆先吾母而往也而又專精於母儀者若而年以庶幾吾之離諸生也吾今離諸生矣而未有以顯吾母也何以為吾母觴不然藉手賢者之一言乎則以屬不佞不佞謝不可得乃謂徐子子姑為子之所得為者可也夫陟屺之章與靡盬之詠其人豈不亦服采食禄者而猶困於行役而不得偕至於祈父而曰胡轉予於卹有母之尸饔則為其母者更拮据

於其子之食而弗獲享也子之為徐子者若而年盖嘗食諸生廩矣嘉言又食諸生廩矣毋縱不獲分大官之膳與尚方之祠酒差亦賢於田中負者哉夫為子之前人而稱孝者曰元直然以仕劉之故幾不能安方寸間關跋履而後得致其養於母孰若為子之前人而稱孝若仲車者也余之子騏進而曰徐母之為壽固安於子賢不必祿矣然以開歲為八十而始舉觴而徐子與嘉言之試及之寧復用諸生壽哉雖然姑序以識

贈程君五十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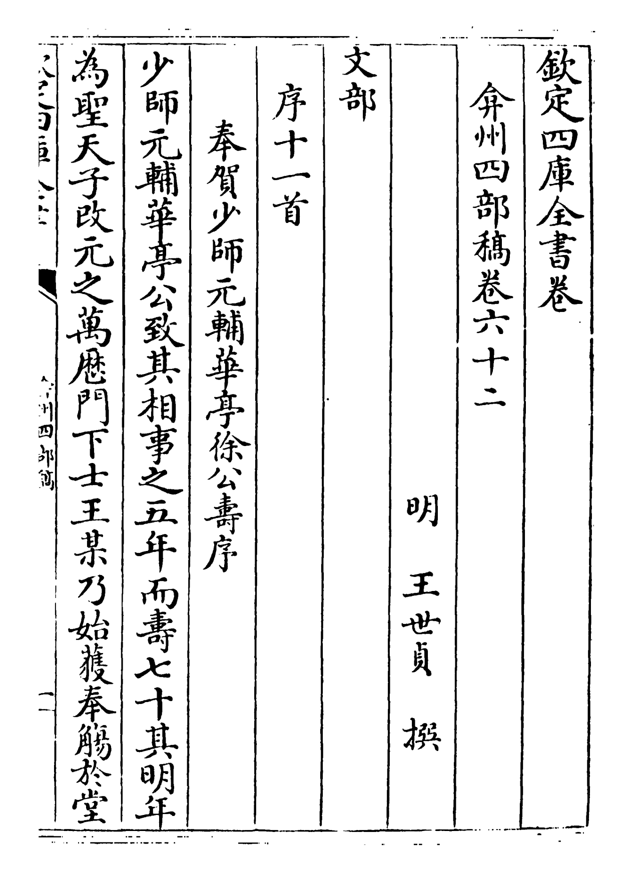
自孟氏舉為仁不富之說學士雅言之而太史氏獨否曰人富而仁義附焉此何以稱也孟氏見其左而太史氏見其合也夫陶朱公為越相至貴倨也一旦而棄之若敝屣轉之乎廣莫之鄉而不能忘情乎貿遷化居之事彼已驗之才豈故愛而必再試之彼蓋欲有所用其志也治產積居而不責於人智者能之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兄弟此非仁者不能也甚矣

程君之近之也盖吾友戴子之言曰程君者新安人也新安僻居山谿中土地小狹民人衆世不中兵革故其齒日益繁地瘠薄不給於耕故其俗纖儉習事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則十一在内十九在外自程君年甫髫而從其舅江淮間為下賈已進為中賈屬有外難脫身歸則轉貲湘楚稍稍從業二廣珠璣犀象香藥果布之湊盖不數年而成大賈門下受計出子者恒數十人君為相度土宜趣物候人人授計

不爽也數奇則寬之以務究其材饒羨則廉取之而歸其贏以故人樂為程君用而自程君成大賈其族之人無不沾濡者葢嘗治棺櫝封土以給無後之喪而為之食其失子之篤老又常推遺托以敎養失父之孤而使之成立歙人固嘖嘖推程君謂好行其德者哉夫以陶朱公去越相已又轉相齊楚而後之陶計且老十九年而始聽子孫息之以至巨萬養生者流推稱之傅于仙籍之列固未可信要其年不百歲不止也富人居便服

食節攝營衛好行德而天隲之於壽為無難者奕之國
則計然奕之身則列仙所以為陶朱公也君今五十耳
善為之而不息若樊君雲手種梓漆異日載子前稱觴
種種堪器物則於太史氏所稱陶朱公何異焉載子遂
以吾言授其婣洪太學雲龍使為壽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一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十一首

奉賀少師元輔華亭徐公壽序

少師元輔華亭公致其相事之五年而壽七十其明年為聖天子改元之萬曆門下士王某乃始獲奉觴於堂

以效一言之頌前是諸薦紳大夫人人頌公功以為嘉靖間天下之脉幾絶於壬人手而公黙延之葢至於今而黔首謐如也則天下拜公仁壽之賜者三世矣公胡可以毋舉觴也不佞竊謂諸薦紳大夫能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所以功則甚難葢所謂嘉靖間壬人者挾縣官不世之寵以踞公上而肆為姦公示潔則見以為形其墨公示平則見以為形其險公示賢賢則見以為收物情公示侃辭則見以為幟衆議諸所以伺公萬狀而彼

方多岐以固其寵內交以植其援公雖微婉以應之而不能盡絀其聰明以避其忮孤誠朴忠以一念幸信於人主而不被禍天下之賢士大夫陰有所恃以自安而無虞於大故則公之所甚難者一也天子既以識壬人寘之典櫂公居首輔若共己而聽者顧其威時有所不測而明有所竒發或陽與以試吾嚮或微辭以隱其竅公於人材事體委曲斟酌寧失人主一時之指而不敢㳿天下之公是非天子有忻而繹者有若不得已而姑

為受者公之志始十伸其八九而中外治則公之所甚難者二也肅皇帝大漸時夙政故典有不容廢帋革者發之自人主則受改父之議請之自人臣則羅易君之咎公取旨用遺詔行之天下翕然而向風不得以改父易君議其時肅皇帝之聖德益光於成湯然而脩郄之臣猶得而有所搖動則公之所甚難者三也莊皇帝初言路益大闢然鋭名者各欲所就而争為訐宫府暬御自負人主之私人時出而與之角公内顧則虞比外顧

則虞激時執兩端而衷裁之使國體與國威交伸而不偏重然强悍之臣猶不能不因而脩其郤則公之所甚難者四也今夫漢而上故不暇論爲唐若宋委任久而名德重者亡踰於房梁公韓魏公也梁公終始一主故順以達其材魏公事三主而不遘疑故直以信其志試舉公而擬之其難易固不可同年語也即交口而頌公功者更僕未易數然而不知公功之所以大也肅皇帝時士有不因壬人而䲔風者乎公振高節於細桷之上

而芭苴逆銷於數千里之外風自是稍稍樹矣邊將有不因壬人而解體者乎公為政而不惟無債帥也廉貧不自存者出槖俸資之至感泣而揹其重名將日益起矣言路有不因壬人而結舌者乎公柔逆鱗而拊循之究解陰護至使感奮而殉其職國是日益昭矣公私之財北奉敵南奉倭上奉六宮下奉權室有不枵然其若洗者乎公為政六載而稍稍還槖矣未也天子欲有所更易者三公三守之國本堅而黃臺之詠絶其暮年欲

幸楚者三公三阻之乘輿止而蒼梧之事弭此二者則非梁公魏公所得有也今卿大夫安為冠冕士安為逢掖男安農賈而女安紅者夫孰非受公賜哉公為福於嘉隆之際而天下得安於萬歷曰萬歷者國祚永永無際固公壽之也公胡可以毋舉觴也乃公則意若不自得曰子毋吏我吾嚮者備位政府二紀餘賴肅皇帝之明聖而脫於讒吾固無一日忘吾退吾幸退矣又幾不獲有此丘壑賴莊皇帝之仁聖而脫於難今猶惴惴也

且吾何知功某再拜曰不佞所以重為公賀也天下歸公功而公不自知功此所以為公也公在位日未嘗一日而忘其退公今退矣天下豈能一日而忘公出哉有如明主思公功以師尚父召衵割訪政於先師之堂即公九十杖而造朝又安能竟有此丘壑也公曰美矣無所事子之言更二十載而來候我為抑之詩以交相勉可也某復拜受辭而序之乃返

壽太宰楊公序代

當公成進士時甫冠而尋以邑令高第入領職方天子之長城已默寄於郎署之内中國所為重不在大司馬而在大司馬之一曹郎公出而監督甘凉下壓羌上壓悍帥以邊鎮之寄隱然重於中朝公為小官則小官重居外則外重自是一拜少司馬行邊再帥薊遼再帥宣大三入大司馬再入大冢宰人主急在東即公東急在西即公西急在内即公内急在外即公外第一時不能分公而兩之而公之控揣敵也甫公東則敵驟徙而西

甫公西則敵騾徙而東以十萬之鳴鏑逡廵愓息於公尺一之檄而莫敢近公為大司馬日宰相嬰視百職獨睥睨次且債帥之賄而時有所不𪫺然不敢抑天下之公議而繼公人主與宰相精神相流通獨與公則若有所格而不盡信其搆至公兩入大冢宰在世廟末及穆宗與今上之初精誠徹於黼扆而世所稱華亭江陵二賢相者為之持其衷而公餙其表真若心膂然輔地折而聽謀五卿仰而受筴綂均之職自公始舉之哉公春

秋甫六十有五天下之視公為輕重者則四十年矣夫能使一方不中兵者是公為一方命也能使四垂不中兵者是公為四垂命也公總百揆而封疆師師之臣務竭其心力以儲胥吏人而寢食之盖嘉隆萬歷之際少者獲壯壯獲老而老獲安其天年者固皆拜公賜也公又自少保進少傅至少師國家待文臣之秩極於孤而虛上公不設公不亦行太師事哉昔成康之際召公任大冢宰矣顧遜而下稱太保畢公稱太師矣顧僅為大

司馬彼葢不敢兩居重也然二公皆眉壽百餘歲以左右夾輔周室而納周治於刑措今天子垂拱而推兩重於公公又强力未耆所以寅亮統均寧有既哉公為天下庀材至敗革屑木溲勃之細無所漏而不佞某其一也故竊從天下士大夫之後而致祝於公如此若公所以荅天下祝者無俟不佞某矣公姓楊氏蒲坂人其先四世相漢諸子相繼文武大魁長甸宣督緹騎餘舉進士業隆隆不替云

壽方伯無錫秦公六十叙

江之南巖邑以十數獨無錫甲無錫之巖族以十數獨秦氏甲而秦之頡脫而薦科第通朝籍者以十數至用方岳領大鎮卓然稱名臣者三人而已民望公能詩負循吏聲然不獲饗下壽而端敏公以耆德輔三朝五踐常伯一佐青宮遂進為太保開八衮而後獲請至於今艷稱之最後而為我同年虹洲公公之在盛年天子起公於郡邑高第而寘之夕郎之首俾以其是非佐廟

議公一有評論至舉朝相顧為之動色而乃用護將作大匠功起叅銀臺佐同牧領大鴻臚一不獲意於用事者出而践臬司之副然猶舉天下衿紳之地如两浙以畀公而俾師帥之自是洊擢長其事以至今官駸駸貴重於昔矣而復用单辭罷歸天下之士以公之不得為端敏公為未究而公之族亦以端敏之盛不能再覩公以為恨而公獨不然公歸而奉封通叅公夔夔如也即通叅公允若矣既而奉太夫人怡怡如也徵聲召冶以

佐太夫人歡獲一寓目焉其夫人化之亦有螽斯之德公撫愛諸弟篤至其諸弟亦化之有陽道州之風爭脩其意以薦公公有別墅在惠山之陽泉石獨踞其勝青雀之艦道以鼓吹烏紗錦袍秀眉丹輔望之以為非人間人也公年六十入以奉太夫人萬年之觴出而宴客當端敏公時固夙夜在公矣彼其力不任而始得請以歸歸而有餘憂於國人間之樂外集而吾中為之閑公即不終究奚讓焉蓋昔者蘇學士軾為丞相韓忠獻王

記其醉白之堂交伸其意而兩艶之然其旨不能無偏重以世能得之韓而不能得之白也當白公之分洛僅與其孤甥姪以居公上奉太夫人下撫諸弟其為子者非子而猶子者森然琅玕之觸目蓋不待徵於族而秦之指以百數矣即無論端敏公於白公又奚讓哉公之搢華生曰公固慕白公者也夫所以謂公慕白公者得之酒所而箕踞慷慨耳熱誦所為詩若文不休夫毋論公所結撰儼然一醉吟先生也遂徵予言以為敘

壽吏科右給事中雲峰許君六十叙

萬歷改元之明年正月初三日為前吏科右給事中雲峰許君懸弧之旦於是許君年六十而母某太夫人亦七十有九矣諸縉紳大夫才許君而惜其未竟於用者居恒謂君未厭承明時甫五十以筆札佐人主賞罰天下想望風采而一旦有所忤棄其官歸即許君富好行德僅能施之於鄉敏給開濟之才僅用之館榭泉石酏脯漿炙之事其壯有力僅供其酬應賓主蚤暮之役燕

景飩日僅課責於杯酒花鳥而已乃不佞則不謂然不佞竊謂古之能竟天下之才而不使餘者莫如周而天下之自竟其才以為人主用者亦莫如周夫禮五十而始曰艾服官政六十而始曰耆指使指使者勞智不勞力也至七十而始致事然又為几杖安車行役媍人之說以待其不獲請者葢誘之使畢命而後已及其衰也經營四方之士有慕乎息偃在牀者而不敢歸且以嘉我未老為解葢至於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之詩而其情益

可憫也然其較計不平之情敢為懟而不敢以私請侘傺無聊之極寧為怨為慕而必欲得於君是故於其出也一則曰棄身二則曰倍親親亦不得而有之矣自明興不為一端以求盡士用而其既用也務於踈節濶目無困士力而士亦因縁而獲徇其私疾有告親老有養塋徙有急縣官又時時假考功令以示縱舍而出處恒劑而相半矣士重國則進而有以自見士重身則退而有以自足其幸而士於明者與士於周者重相勝也今

許君飄鬚鬒甚黰渥顏而豐頤專視聽健飲啗步止如少年藉令天子念萬機之脞割一二以煩君能無滑精搖神以示耗損而長有茲壯如今日者乎許君日三商而起閒太夫人美寢狀老圃報竹鶴無恙即開南華展淨名意盡而止不為乙也旨酒珍甘以供太夫人餘輙與客共之蓋客醉而君亦陶然矣彼其歎從事之獨賢廹將母之不遑者語君不怳然自失也耶許君听然而笑曰甚矣子之善文我寂也且以我若樗而保其天年

哉則有之嚮者不𣪍給事時有所糺論值天子坐甘泉宮晝漏下三刻而不報閒太夫人為之却匕箸夕漏下三刻而不報聞太夫人竟却寢徬徨待旦矣余惴惴焉不𮪻身而太夫人之是𮪻今幸中廢吾母子得甘食晏起以毋𮪻旦夕固上大賜也乃入稱太夫人萬年之觴而後讌客

壽大總憲上海潘翁八十序

自髙皇帝有至大功德以開其後而為昌明愽大之治

然其最毋有過乎孝廟而孝廟於戊午之後為尤最繼孝廟而盛者則毋踰世廟之即阼其元二年為壬癸繼世廟之初即阼而盛者則毋踰于今為乙亥之歲主上以冲幼秉聖神賢公卿大夫各祓濯其志業而為政歲比稔中外回面兵革罕試太和之氣旁礴宇内而御史大夫笠江潘翁以謝政之十三年數薦一起一不應再進秩至極品而為八十翁於世廟之初即阼薦于省子壬薦於南宫于癸遂敭歷中外為名臣以至今官而距

翁所生歲則孝廟之戊午也聖賢之生於天意不必盡
合有順而相為濟者有拂而相為成者有食其實者有
食其虛者即天之於聖賢亦然夫豈不欲盡副之順而
以實食之然而天之為氣難厚而為數易竒也孝廟之
治固絶文景而上之幾於三代當是時明者不盡察材
者不盡力廟堂之上不盡其策馭民不盡閭閻之蓄以
其敦厖裕厚之積發之於賢者而有潘翁翁生甫踰齔
而天下之事變矣天下之所為變者於翁不相及而翁

日取經傳之格訓妙詮以與其心遇遂業成而遂得歲曰壬癸翁亦遂成進士翁之成進士安為賢士大夫者又十餘年而事又少變矣天下之所為變者與翁日相及而翁不顧天下習於猥狙巧進而翁静自若天下習於乾沒巧射而翁介自若天下習於脂諛巧合而翁侃侃自若然竟不能以其非毫末加於翁之是而翁所敭歴中外僅以公譴少麵隨起當翁之位八座天下所繇變者其人方在事亦不能以一念之喜而輕煦沫翁不能

以一事之忤而遷置翁於爪吻之上翁及見其人之敗而左右其代振起有位之風氣而整齊其綱紀天下幾越壬癸而希乎戊巳之治翁雖以年至歸而諸公卿大夫規翁志而少益之而今乃有乙亥矣人主固念翁篤老不欲煩翁事而伯子秉南臺憲屢見風采其出為劇郡又不專以惠文法節厲寬慈其民孺而慕之仲子轉中都官漕四百萬者三年于今大農一切利賴所規摹海餉著為甲令諸季從孫子彬彬貴顯矣夫天下不恒治

而翁獨取其至治之世者三而以生以用以享報天不能恒假人而獨假翁其際也俾若契而其睽也俾若避且夫士一沾沾以文學自命輙不得志於官而世亦影響而仇之又其言曰劌思者精搖而弗永鑿巧者機泄而見造化忌嘉隆之際天下語文章家而有能舍翁者乎翁之於福也取之若東海若之歸涔日乞而日不厭其於文章也出之若敖倉之稊粟百發而百不覺其耗此非人所能為也天也葢翁生無何而其郡少師徐先

生者繼之與翁俱成癸未進士吏吏中外最後徐先生爲上相而翁以亞相握中執法所謂左右其代者振起有位之風氣而整齊其綱紀徐先生其人也今又先後歸各以其身爲天下輕重於百里之内兩家喬木相望子孫代興若二室二華之穹然而莫軒輊也徐先生倘以一觴過翁而目不佞言庶幾乎有味哉

濱貳守北塘金翁八十壽序

嘉靖中余嘗侍王父御史邸而是時北塘金翁領金吾

巡徼職相攝也金翁用鄉人齒坐上坐而王父徐司其金吾職亡害居益任劇退而謂余是夫非可以皮相得者久之而忤他御史金翁誼不受辱上書言狀天子為謫御史而金翁領金吾自如又以佐將作勞加秩一等京師翕然稱金翁強項吏而濱州之命下矣乃金翁則又宜濱州一旦致其仕歸當是時金翁甚口而髮鬒未老也而其大指以士得一命自効即為所欲為不能齷齪從上官長短不得意當去之一鄉潔脩其身不為所

不可為以丈夫達則著聲循吏窮則稱善人足矣以故金翁歸其鄉則又有鄉里聲而翁初為太學生甫三十餘業已治壽藏而樹之梓及它松栢女貞之屬迨今且五十年樹自童而喬鬱盤樛虬丙舍旁拓而今翁則有丈夫子壻倩各五咸彬彬衣服其顯者至領方岳稱重臣翁歲時率以行樂至壽藏輙徘徊命酒莞爾相顧曰吾誠不自意獲至今而虛吾睪如之丘也夫樹去童而喬諸子若孫去壯而耋去髫而壯而吾故自若也則

豈非天幸哉吾五歳而孤十三歳而廢著於詩書之業
微矣吾不敢望有家而一官之是贅乃者獲從吾烏程
君長汀君而無吏譴也則亦越吾涯矣烏程長汀君者
金翁伯仲兄也以後先長佐大邑嘉靖間長汀君有壽
八十餘烏程君亦七十餘而金翁亦至八十於是長汀
之子都事允升来請曰唯公一言以為季父華亥夫余
所聞於王父稱金翁者度之若再世矣且金翁歸而余
始成宦宦而歸歸而復出且老而君故自若也不亦異

哉翁兄弟非有詩書之素更起長佐大邑稱循吏以其餘貲廓而搢紳其子姓羣從數十人丈夫至此亦足以豪矣夫丈夫乃不諱亡耳金翁三十而已成壽藏八十而去之愈遠豈不稱豁落丈夫哉乃次其語以授允升俾金翁識之余請歸而稱歲歲之觴

封朝列大夫李太公八十序

始方伯君之郎虞部也而封大公業猶未六十也則已走學士大夫徵言之而無何方伯君僉浙憲以直左倖

帥趙拂衣歸奉太公游於田間甚樂也間有所不足曰兒遂不能以金緋為太公壽乎太公聞而止之曰令易而操為選懦突梯以奸時哉且吾所不足者非金緋也蓋十年而天子更置愚承之足太公乃始趣方伯君曰丈夫以時當樹見耳方伯君出而稍遷河南叅議用詔恩封太公如其官於是太公七十餘有金緋矣而方伯君亦婁遷至今官方伯君之佐晉臬守吳興部憲山東所至卓犖樹績建白規劃傳搢紳吏民間而太公乃時

時左顧其服章曰夫推本嘉誨庶幾以余無忝哉而方伯君復有子某弱冠成進士讀中秘書進太史矣方伯君當之嶺右道京山里朝夕朝太公而不忍離也上書固請致其事歸以奉太公太公雖老尚持家政益辦至是始輟而授方伯君猶時時跨馬課田僕扶其不職者方伯君多奉太公城西竹林舍所善故人握槊奕棋間效絃歌佐酒太公之酒所甚歡而鼻息怫然不能無動意方伯君乃始布簀於太公之廁舍而相太公寢也太

公久乃安之曰吾得若益恃鼾如雷且晨起而甘粥力壯者庸非若力也於是太公八十矣諸孫次某而受詩者三人皆褎然首有司列也夫公之生為弘治乙卯先一歲而獻皇帝之國安陸後進安陸為承天比於京兆京山亦遂𡋯赤縣蓋太公生而稱人主湯沐之邑者三世矣其鴻龐湛濊明昌熾融之德獨於李氏私之以啟太公而方伯太史及諸孫次顯無際也乃太公不廹方伯君以早貴而舒徐其年以俟之不與若左券方伯君

不以中齬而廢太公之貴不以晚達而廢太公之養庶幾可稱人子哉方伯君謂不佞寮寀之舊衵之祝而太史又時時来從史太公坐堂上方伯君方率諸孫出太史所賫上尊大官之餼以稱萬年足矣何所事不佞言也豈太公楚貴人有美芹嗜芰之好以世其家也耶故不辭而為授簡

封君趙左山翁七十叙

趙翁之廪昌樂庠也以經術無害數蹊然先諸生謂取

一第易耳而竟弗第也故事諸生即易第而難於貢蓋學使者歲時試試不無生失得而趙翁則數試輙又數先諸生於是趙翁貢而得完之訓導趙翁所訓導完諸生則又有去而獲第者御史下書言趙翁職業脩備有材器所以褒慰甚至格當遷矣則又拂衣去官歸歸之某歲而其子侍御君成進士授行人法不得封父乃趙翁用天子登極貤恩封如其官蓋又一歲而侍御君則又以行人高第入臺而翁亦年七十矣夫天之所以靳

趙翁者僅一第然使之為諸生獲久次上春官趙翁即為諸生然未嘗一日不禄食也其官不達不得師吏民然竟遂為諸生師身不得成進士以為恨然有子成進士逾於身得之行人法不得父封翁為行人父獨封翁以七十坐堂上侍御今者道昌樂里具彩服而拜堂下稱千秋觴不亦大媮快哉且也吾聞之侍御當按河東鹽筴觴已趙翁踞而問曰吾故嘉隆間老文學也曰而以摧鹽往當出何筴侍御備言今天子雖幼冲神聖倍

於漢孝昭相國學術什百子孟御史無棄大夫沾沾者因借前箸請於摧務外承德意條上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未既而趙翁大歡悅曰趣具車行矣吾百觴而不辭以安而父之樂於田里而已太僕某乃為次其語以壽

少司馬公汪伯子五十叙

語曰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即不問隨生寥寥九江數言彼陸大夫之新語春秋抑何伉浪不雅馴哉何論武也

明興而北地信陽歷下諸君輩名以文起尚不能從白虎青蔡之後以畢經生技寧暇計折衝哉藉令經生之技能襲六加七通於短長縱橫諸家而縣官不以一障尺刃畀之而遂諉曰文士無用者寧不冤也吾雖孱弱不自立然不敢信文士無用於天下則於汪伯子徵焉伯子束髮而脩古文辭精於墳典丘索先秦兩京諸子其操觚頻擘指腕片語尺蹏無非雅嫺者擬以不習吏而伯子初試令即為良墨綬進郡太守即為良二千石

郎司馬部郎以兵事丞間當司馬指出佐中丞視閩師海上差功次踰中丞旋進中丞盡護諸大將則倭酋以次授首環海而築京觀者不可勝數移鎮鄖襄綏楚服貪吏望風解印綬小民鼓腹而治入佐大司馬核東北輔邊實凡三鎮鎮各有封事減損耗費以數萬計大要以力必歸障障必歸險食必歸士士必歸伍帥莫嚮外毋令嚮内卒勇在公毋令在私如是後先數萬言天子異而用之著為甲令伯子歸而攝理禁兵肅然趙營陽

李臨淮風即與伯子操順頹掔掐腕而習其雅嫻者不知其任將帥也旗鼓之間揮袂出號而伺其不可犯之色亦不知其為文士用也昔孔子任俎豆而辭軍伍乃其意欲以逆折衛君而至夾谷之會即以其用攝敵於俎豆之間而彊自闗夫溥愽淵泉而時出之又何暇别文武哉乃所斷斷於北地諸君輩者以言伯子何甚淺也禮五十曰艾始服官政而伯子及其期則已少司馬矣天下危注意將天下安注意相伯子始所見武功皆已

能藉危而致之安地即人主一旦擇畀公以夾輔周公舍司馬奚取哉當又於伯子觀人文矣伯子之戚黄舍人榜者謂不佞習伯子則貽書曰詩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乃又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唯吾子之似之也將有請不佞聞命矣頌伯子者宜莫如不佞也敬以所聞復

壽戚大將軍序

往者天子以戚大將軍閩功成急傳詣北邊大將軍過

汪中丞而論北事所不易支者五即天子不以某不肖待罪行間非舉便宜而授某不可因借箸條所以不易支及便宜狀中丞為文敘之甚悉大將軍至自閩天子果以薊帥授之亦頗用便宜法從事而不盡如大將軍故指大將軍謂敵騎壯甚卒難用騎爭於是以意間古法教車而以南短兵法教步俾車抗鋒步夾車騎承步利則騎追北不利則車殿以自衛敵稍稍聞之縮弗敢闌入則請欵塞至是庵廬錯於我儲胥者且五載而大將

軍益得以其間飭邉事其法曰垣易穴也墩易陵也我高堅其垣而稍踈其武為敵臺以乘之臺多其卒卒有長粿精五之矢石三之險阻槎出敵不能厚集而以薄薄我我從高下矢石不食頃而烽達於百里之外矣大將軍即諸營城多為室居部士其室材不以煩縣官因木於林因石於山身為陶師以教瓦甓士告勞者一言拊循之如挾纊天子乃稍稍賢重大將軍數下璽書襃奬異跡鮫綃之錫歲時不絶其官至左都督亡可加則為

官其子弟以慰安之大將軍盖束髮而從軍凡數十百戰南掃倭北拒敵天下談其事而駭之以為非復當世人即號習大將軍者以其宿將故謂且老而不知其歲僅四十七也今年秋幕府白偃羽方置酒大饗諸部曲諸部曲念無以報大將軍而走不佞所乞一言為壽不佞以非時謝則曰必大將軍時而後得足下言無乃非值乎哉且自薊遼吏民有大將軍而始脫於虎口而知有生之樂大將軍一日而不厭我則大將軍賜我一日

也大将軍一歳而不厭我則大將軍賜我一歳也而我曹何敢忘不佞不獲辭則為叙所以而曰為我謝大將軍時進匕箸自愛去此以往所未央者歳而皇帝歳勞若大将軍問邊計利便因即軍中置號悉統諸将軍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敵其威信如史所稱辛子真者固大善即大将軍将而豬瀚海犂車師勒石燕然之顛者雖饒為之非吾所以祝大将軍意也

弇州四部稿巻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三 四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　墳

謄録監生臣王會燕

欽定四庫全書卷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三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十一首

奉贈太保相國養翁嚴公暨元配一品吳夫人偕壽序

嘉靖中天子祠祀甘泉脩所以靖見上帝而一時文學

侍從之臣多遴入應制撰述而今相國嚴翁由侍讀拜學士遂屢遷大宗伯獨以敬敏當上意遂遷大冢宰嚴翁以非所習辭不許乃召百僚而矢之曰而毋以而伺吾好也竭而才而已則又矢其屬曰吾不以吾與而職也竭吾心而已公卿大夫晨望見嚴翁晡而脩羔羊五紽之節而風易於數千萬里外而翁益受上簡眷入内閣襄大政然翁益自畏兢兢如布素也會念其先太保公太夫人高年屬微痾乞歸里天子内賢重翁而

懼傷其志若曰朕憫勞以機務之煩其歸就醫藥需異日召翁顧所以為忠盡矣急於得其親而緩於所謂異日者疾良已蓋太保公太夫人備極志物之享幾十年而後辭翁今年萬歷之改元嚴翁六十三矣元配吳夫人亦六十也郡國守令里居搢紳大夫脩羔鴈爵帛而薦之則卻再薦之則再卻其年家子某還自楚乃前言曰嚴翁夫亦忘所受異數不張大皇矣之眷而自居偸耶不佞則請借前箸以請自國家守考功令而詞曹獨

斤斤磨勘也乃嚴翁以侍讀拜學士矣倪文毅而後無兩也以王文端之賢負重聲拜太宰故不得入内閣乃嚴翁拜太宰入内閣矣翁而前内閣無及二親者即李文達劉文和亦獨其父在耳乃嚴翁有二親矣文達以柄樞久不及歸養乃翁獲歸養矣故事無既歸而錫封者天子念翁數遷不及封以特典封太保公太夫人矣翁又一典畿試及南宫試所謂南宫者再分典焉棫樸之材後先而棟清廟矣有子為鄉進士諸生有聲其少

者芃芃克階矣嚴翁與吳夫人儼然而臨之和氣所格
禎福畢萃即毋欲稱慶得乎哉嚴翁色少和然盖蹴踖
為遜讓曰不穀安知榮方恧焉求所以致之而不得也
惴惴焉求所以承之而不能也夫不穀安知榮世貞
曰此乃所以為翁慶也夫造物者好謙夫造物者好生
今嚴翁於貴富極矣乃盖蹴踖為遜讓此其舟若萬斛
者而載未及半也天地生物之心固藹然油然矣於行
木於星塡於人仁木德王塡星福仁者壽夫嚴翁於慶

固未有量也乃賦烝民之四章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謂翁有焉則又進首章而進觴曰天監有周昭假於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翁為一舉觴迨及宴醴薦則又賦采蘩采蘋之詩以美吳夫人德而後出

贈右諭德愛荊先生六袠偕壽序

予嚮者識愛荊王先生於上舍而是時先生有里中賦方受計其出入學士大夫竊目之曰夫已氏也而貴人

先生美鬚而頎然長且晢也務以讀書折節下文士而
標舉鮮令時時絶其伍若雞羣鶴即其伍亦不敢以狎
接先生而亾何先生有子元馭成進士高第先生業未
五十也而繇上舍授鴻臚序班已得封如元馭編脩矣
予自是日益近先生先生貌不加老而禮加冲豁馭不
加益門不加闢即學士大夫更疑之先生非貴人也耶
又十年而元馭益重用事為太子右諭德封先生如其
官次子家馭亦成進士再遷儀部郎矣予再過先生而

先生之貌不加老而禮加冲其自貶損過於封緰脩時學士大夫非故識者驟而語之先生不知為貴人也以問予予曰此所以為貴人也夫子不見夫萬斛之艤乎其始鴻艫鉅軸重柮㔟檝飛廬翟室望之巍然重也若以為不堪益者益之斛千而餙水不加咫又益之斛千而餙水不加尺故其為載弘也夫先生貴於不貴不貴于貴人意不貴之而跡貴之以貴疑先生而非也意貴之而跡不貴之以不貴疑先生而非也夫先生之所載

者弘也於是先生業六十矣厥配吳夫人亦且六十儀部請急還里稱觴壽先生而諭德以史成當上不獲請請割大官珍飶法醞以遺先生吳夫人而屬予不佞叙之夫不佞當隆萬間以八十叙故相李以七十叙今相君張之爲父母者至先生吳夫人六十而三也成周以上代有世臣而是時卿大夫老不任政而始及子故父有爵子而子無爵父即唐以上未有議及榮先者晁大夫薛丞相張太尉之父幸及在然去公歸即田舍翁耳

元馭而編脩即先生編脩元馭而諭德即先生諭德吳夫人遂稱太君於家者不亦夐越古倍百哉說者謂隆萬之際得天地委和之氣為勝故多顯榮壽考乃子為德而康其父母父母康而安子於政者二相君其尤赫熹遲之哉王先生之偕吳夫人七十若八十者不佞當又有所論著矣

封刑部郎明齋劉公暨李安人榮壽序

明齋公為吉安諸生三十年而所從受經者指以數千

計去而顯者又若而人而公故韋素自若也已公有子
其能用公經術成進士官比部郎諸生相顧謂明齋公
乃得稱比部郎父乎公故無色喜也而郎用最當封公
如其官諸生復相顧謂明齋公乃亦遂稱比部郎乎而
公益無色喜也以書戒郎曰郎何自貴我吾見若鄉人
之以子貴也而不以子聞也吾甚鄙之即僅以子貴也
毋寧僅以子聞也於是郎居平念時事感慨不自持欲
以身爲之公聞而復遺書戒曰郎將成仁耶抑成名也

夫事至而理得者仁也求事以自顯者名也且不見夫善射者命鵠審機不發則已發則必中㱁破的夫茫然而驟發之未有不敗矢者也郎再拜受教而會以明章程暁暢機事聞上特拜監察御史公亦得稱御史父乃御史謁余而請曰業無以當吾父色喜也屬已六十餘而母李安人亦媲之意者煩君一言為之重乎余謝不獲則謂御史曰子之家公不云乎子之事至矣主上方傾目導耳於旒纊之外而子以材謂擢端右搵腕而當

無諱之朝小言之則天下小福大言之則天下大福而明齋公能無不色喜乎哉即無論明齋公李安人哲哲若雋毋而不為一進乜箸也夫御史不足以重明齋公公太虛也安人若德矅共為職而相忘於富貴太和也子不以御史悅父母而以御史能達志而悅父母太順也即靡不佞言可也葢有國史張桂史萬者亟稱明齋公嘗從其家人習陽明先生言已又受書東廓先生夫公內重而外之輕此自天性靡所緣飾不然二先生之

徒寧無有藉官與子姓而重者安能窺明齋公藩也

習易庵封翁暨劉孺人偕壽序

甚哉天人之交相為私也盖予有感於明嘉萬際云而是時人主稱為右文而相君後先以起至貴顯諸詞林客一入綰史筆則大官之膳立至日飲美酒粱肉又有鼂蹏㬰繇以勞成事稍進經幄則益重有所陳請輒得得不為故事休沐予告輒為置郵横賜加賜種種有公卿所不敢望者而前貢後延之典以七品優加於三品

而不謂借其所寵靈光大震動朝列士各引分以自遜而其陋者至相指目以為人主之私人夫夫也非人主之私人而天之私人也則何以稱天私人今夫孰不欲禄逮父母而屈指隆萬而上九列之地疇為逮父母者乎顧獨有少師今江陵張公故相趙郡郭公揚州李公吾吳郡嚴公以一品秩父母並篤老無恙而他公卿不爾也然是四公者皆所謂躡詞林顯者也余以甲戌入領同政始獲從習檢討先生游而先生有父曰易庵翁

有毋曰劉孺人易庵翁為諸生治經術無害然五試於有司而五不售一旦讀易有所得歎曰易吾自有之夫孰非消長進退哉因自號易庵罷去舉子業不復事而教其五子至習先生以戊午領省解學使者賢翁而予之冠帶藏之篋曰毋所藉冠帶為也習先生成進士入讀中秘書矣蓋嘗迎翁與劉孺人養翁遣劉孺人而匿身耕也曰吾懼夫長之蘖消也與進之為退幾也已習先生綰所謂史筆者用恩封翁如其官劉孺人亦有號矣

而翁時冠素褐寬博猶故也即劉孺人養於習先生而不令多篋也曰吾奈何先夫子而飽大官膳乎哉然習先生益重於朝而習翁劉孺人壯甚適蓋習翁之所謂易者其用始伸已夫豈唯天私人人寔私天夫天不能為不盡之益而習翁以寡取承之天不欲為響應之福而習翁以緩得迎之此所謂能私天者易之用也其為四公可待也余不佞嘗一授辭於學士王先生之父母再授辭於脩撰李先生之祖父母而不得其說乃今於

習翁之為易而得之故於習先生之請而序其所以云

封吏部郎解州孫公暨配侯安人壽序

當隆萬之際天子數推恩臣下而孫君仲直為中書舍人即以其官封其父解州公而母侯為孺人矣尋孫君以舍人高第入吏部郎考功驗封轉郎文選而又封解州公如其官母侯進安人矣故事繇舍人而郎者以階接不重封乃仲直獨得再封解州公與侯安人諸當得封者或不能及親養即及而或不得偕而解州公侯安

人甚壯無他仲直為舍人而所下解州公侯安人告身織文㕓絲之𡵚手自其署中上之郎驗封考功而其所被恩澤皆郎曹為其請天子屬草於詞林法從之臣而以皇言出之所以褒美光寵聳動海内而一時搢紳大夫又樂言其事爭為之謳歌頌祝而不已仲直尚以為無當而不佞貞甫公除困里中𤱔乃貽書數千里而屬辭則豈以不佞之有當於仲直也夫文人之辭易飾而諛近之以為不若野也貴人之辭多可而譽近之以為

不若賤也夫所以謀野而徵賤者其仲直哉然以受之解州公稓也初解州公與其伯季者凡三而皆受博士家言其父母老矣而解州公一旦喟然曰夫三人者盡儒而儒安能以筆舌朝夕也又安能以養父母即三人者盡儒而宦游也又孰與奉吾父母懽也吾寧農而寛是二人者於儒也於是乃業耕為跡耕耳而不失儒者節又以善轉時趣息且有天幸稍贏乃伯仲毋虞於生而儒道就以次膺歲薦游太學又毋虞於父母養而

滫瀡旨甘具矣解州公居恒謂范希文何如人哉吾不能得禄之餘以吾耕之餘幸羸而吾之族指又差少幸易濟其食而取毋饑於吾也衣而取毋寒於吾也冠者思以室而笄者思以家也吾寧身之不飽煖而槖裝之若洗念為吾之先者不敢以匱應也於是鄉人人稱解州公賢凡解州公之得稱為賢侯安人成之也安人之為家其課臧獲拮据毋閒執女工夜分而毋請休洴澼絖指為龜而毋告痛首不重珥衣不曳地以左右解州

公之施滫瀡旨甘之具專精於二尊人二尊人忌老而最後太夫人忌為寡葢如一日矣解州公之伯兄有子六而皆業儒則為之構宇以居之曰毋撓儒也自有子二亦皆敎之儒其所視二子者毋逾於為從子者也解州公力於外而俟安人工於內而樂為其父母者皆為其族者鬻為其閭左右者歸賢焉則業何必不耕而辭烏藉之貴且文者冝其有取於不佞也然仲直以念公與俟安人一旦上章解綬歸葢脩公與俟安人之所以

養父母者而不佞稍出稍遷至中執法領藩政毋論其辭不文然不稱賤矣公亦何所藉不佞第公既嘗習儒者言當亦知范希文之所以事宋者乎范公再入諫垣再遏西冦一入叅大政五典名郡惠澤徧於天下而後及於挾夫天下之為公卿者多矣解州公與倈安人聞之當投杖起趣仲直曰吾二人幸甚壯詩不云乎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若行矣吾不廢德於鄉而若為天下德可也

贈常熟令連侯臺奬序

余讀漢史至元康神爵之間未嘗不再三而歎以人主之究晢利治也歲一再下詔奬予勤事吏二千石至六百石以下增秩賜爵葢屢屢焉其蚤者不至畏其難而久者毋遂怠於易為民牧者不使輕於視吾牧一歲之間儼若人主之親坐於堂皇之際而鼓舞之也故天下之稱吏治者歸元康神爵而稱能致吏治者莫若漢宣帝其次則莫若明令夫與人主分而治民者守令也與守

分而治最親民者令也令去執經為諸生時大概不過一歲所抗顏而踞吏民上一邑之生死貧富伸屈恒由之不亦重且要哉故始至而稍露其能則臺使者為檄而旌異之以示予也稍久而其能盡著則臺使者為露章而薦之以示進也又久而政既成則為之官其父超而為給事御史次則亦郎署以示報也以令較之可三歲其勸典日益新故其精神亦日提撕而忌其怠其下之視之亦日新而不敢輕甚矣明治之似漢也常熟吳

一巖邑也戶口數十萬斷案月率以數百計錢穀城雉當中土大郡而隆慶末廣平連侯來為令連侯少年所謂去諸生不過一歲所者也為人文弱狀若不勝衣然至登堂左右顧則吏抱案辟易不敢仰視語若不出口然至剖擊刀猾獄不數言而立折以為神明旦夕造請鄉搢紳先生折節恭謹然不敢卒然以私進其讞決無大小不崇朝而畢通稅無遠近立取辦而不告痡及為民爭漕計抗武師之吭而抑之喋弗復吐乃以間行學

官脩古文禮樂之事彬彬焉御史姚君伺而賢之以侯之治尚淺也而旌異之其辭甚嫺美曰進之行且露章矣一邑之士大夫吏民讙然而樂侯之被旌也曰遲之是行且露章矣太學諸生章衡輩乞不佞文為賀夫豈以一御史旌書為重侯重侯之賢豈亦以一御史旌書重即余不文文而重侯當弁髦之也雖然以一旌書重重侯則不可以一旌書而奔走闔邑之人讙然而樂侯之被旌固可重也今天子沖聖炳於萬幾賢公卿脩

丙魏之業綜核名實當逾於元康神爵間萬萬連侯亦重勉之哉余不佞嘗備為吏廣平廣平人吳公今為吾郡守赫然如漢吳公天下第一異日連侯之政成不佞脩班管之業曰郡守令一時廣平有二君子哉賢於漢循吏矣連侯固不以余不文而弁髦之也

誥封少師太虛公元配一品張太夫人七十序

萬歷之三年乙亥而張太夫人稱七十云前是元年之癸酉相國江陵公以元德弼亮天子敉寧中外搢紳衿

韋之士毋以致其謳謡頌祝之私而屬封太師公七十則爭走之江陵太師公又多逡巡謝不敢當其能自致者十不一二而明年相國登五十則又預敕戒搢紳衿韋能言之士毋以巵辭諛我夫衛武公九十五而其詩以箴而不以頌即諛我毋用爾為於是搢紳衿韋能言之士咸絀而天子推本所自為象龍五彩之服以被太師公益發尚方金錢充六珈瑱揥資俾太夫人儷美焉而又明年則為今乙亥相國輔理益効天子日拱巳以

談經術寤寐二帝三王之盛百辟承服辮髪之國腊胝之苗唐虞之不賓者莫不回面易飾轉餘胥乎四垂胡耇弱稚委寢蓐於其上而不敢動即相國愈抑而毋用搢紳衿韋之士言夫安能終絀而不效一言之頌於太夫人乎而況辱公同進之雅亦與有總髪之係於宗廟社稷者耶於是不佞貞竊預聞之退而思所以頌太夫人而不可得也大凡可得而頌者必其有所不足者也夫不足於外而婦則昭子不足於少而母儀顯故夫斷

機之以成其夫於學而三遷之以成其子於教者其為
婦為母顯矣而所以得稱為婦為母者未也唐虞之相
功莫高於后稷而至其後颺顯而咏歌之不足又推原
所繇出故其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夫以姜嫄毓喆
之德即更僕未易數而為之子孫者豈不欲一鋪張其
盛而所可稱者僅曰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灾無害而
已此固人道之常然而所以為姜嫄者一稷而足矣是
故論功者論稷於姜嫄觀德者觀姜嫄於后稷也今海

內瞻閫相國之相業則意而歸太夫人之義方其里居者習太師公之鄉政則意而歸太夫人之內助覩諸孫之雲仍則意而歸燕貽之謀嘉滕子之駿起則意而歸小星之度而太夫人固恬然於太和至順之境而忘其所為德於世而不自有其功天下既意而歸之不佞又意而頌之毋亦周之所以稱述姜嫄之淺者耶太夫人誕彌之月為孟夏是月也天子方坐明堂左个飲酎用禮樂慶賜遂行而六宮獻繭長信之黄金與繡帢禪纚

阿錫之貺又西走江陵道矣相國方秉天下樞為帝者師夫豈靡盬而不遑將母者太夫人亦寧能忘膝下之戀而日事太師公夫亦以江沱汝漢之間尚未盡洽后妃之德而躬率之以內毗太母之陰教耶自是而二南之化成而風始矣夫二南之風采之太師而後頌聲作當其時不佞亦何敢讓也請執以俟

贈顧母太夫人九十序

天子之侍醫顧君以母太夫人九十告也諸薦紳先生

大人奉觴為壽已張少保相公文壁間少保故貴賢聲於文則人人益大羨喜爭自效為祝若千萬言而顧君數為擊鮮合樂堂上下以謝客而娛太夫人之觀且侈盛舉云世貞於君鄉人也辱見推擇為客又辱而強之言言當無加者不敏則竊聞太夫人一二徵時事矣先舍人豪舉㒟然於貲不中程也不待而強有力駢侮則廢著之他舍屬歲侵君與兄太常丞藐然孤也太夫人洴澼絖而佐二孺子出游學是時無論纖嗇且計口食

矣太夫人日夜抱而啼懼存者之就塗炭無以報地下
穿復望鼎養守耶巳太常起善書官中秘又懸黃帝家
言徵顧君昆季雁行顯矣太夫人就太常養鮮豫色居
恒謂置杯酒堂之坳滿而覆若寡素業且滿何能持未
幾太常果中小法跡其隱不無類范蔚宗傳禹顧君大
恒迎至舍跽進滫瀡觴竟則槃舞為嬰兒態晨興慰問
所苦大婦親浣厠褕諸所以共太夫人無絲毫憾哉太
夫人甘之忘亡也顧君游於公卿間人乎即所造靡不

倒屣坐上坐歡然洽也度諸公卿之嚴重君非以游故而歲時伏臘多齎遺大官膳及水陸君選而奉太夫人昔漢婁護善五侯日餉異味合之為五侯鯖也語見傳中計之君卿毋尚無恙然不聞孝廉舉護固俠客雄耳其内行何敢望顧君盖吾嚮者接顧君至伉爽也酒之大呼笑徹四坐而自太夫人從絶不聞遽聲紉以蒲藉行履遇子姓之戚則歛淚餙而見太夫人拖拖如也至臧獲足相戒毋得輙見聞盖太夫人養於君數歲視八

十則加少得非無欝厲於志耶暇則縷縷戒顧君記洴澼絖時狀否老婦之愛少子甚他無屬兒顧齒及老婦更有後若兒孝於吾足矣諸薦紳先生祝少及玆者世貞乃言曰太夫人春秋九十高矣以節享也顧君之事太夫人以志也其矜脩偉行豈不彰彰聞於世哉

壽李于鱗母太夫人序

歷下有李生者治毛氏詩釋褐尚書刑部郎李生能為古文辭奇士也與子好生燕閒語及巳曩所以貧狀與

太夫人事未嘗不欷歔涕下也李生之言曰某也九歲而背先君子二弟方呱呱蓋是時先君子先已娶有子云太夫人為後室而祖母楊老而昵前子懼某輩長產當瓜分以薄而覬我太夫人之易嚮也我太夫人日夜抱諸孤泣曰天乎吾乃愛旦日命哉即二三子之胥顛躓無以報地下於是自誓潔束不一問户外事而侍祖母楊益共謹如新婦時蓋八年楊殁而前子以昵故稍蕩其業益恨有某輩也太夫人重嘆泣曰天乎其終忍

絕李氏哉迺廢著出傚金田可粥者三十租踰年僅十租而又坐貸息故廢著徙傚學旁舍貧益甚於是某漸長稍稍取遺書讀之太夫人躬力作女紅洴澼絖二弱弟則為人傭保給之蓋母子更命併日食也日予謬從有司薦乙巳之歲請告歸故里中具冠服率二弟拜堂下置酒願得奉頃刻歡太夫人顧愀然不樂罷酒久之乃念先君子與貧時爾予聞李生言而悲之且私以識太夫人礪節和行順拂而甘苦有丈夫氣焉亡何生復

來謂予曰太夫人今五十而加七誕辰近矣其謂觧所當意者而得子之一言為壽何如予曰子之壽太夫人也將盛冠服耶曰然致水陸甘滑瀡耶曰然力未悉率若婦二弟曁諸孫列前後耶曰然然則太夫人亦若乙已之愀然者爾李生色恐不復對曰無恐也子曩昔第而歸它亡自樹見太夫人愬子之沃而忘瘠也佚易思也故戚夫謂為子戚爾子距今服官恪砥行誼而慱古善文辭脩先君子業而廓大之太夫人庸戚耶且太

夫人賢者也其不以人情病人理固夫於是李生色少解而子又前告之曰未既也子盍益勉焉子之造與太夫人之壽日進高朗融顯海内稱李母與孟母並毋論河東氏焉子歲得文壽之不然而子官且更高産更厚歲時伏臘窮數道力考鐘鼓行玉曳紫縣官俯謁如家人禮為壽而太夫人愀然自若也子以為孝乎哉李生悚起拜歸而語太夫人太夫人曰善

王母米太宜人七十壽序

王子之獲幸方伯明輔也而其父水亭公六十則為六十序已又為公表其藏稍稍聞內德矣而又十餘年而為萬歷之乙亥米宜人年七十明輔走使自晉之楚數千里而乞王子言曰日太宜人六十而不敢以辱子言則以先大夫在先大夫巳矣不穀不敢以竟揜太宜人德也不穀之有蜀藩也則先大夫棄之有祿而弗逮養太宜人逮養矣而弗以祿也不穀蓋怦怦營營焉無可以慰太宜人者太宜人之歸我先大夫也僅一歲而失

舅以事姑梁夔夔齋慄姑未嘗不稱善謂筐筥錡釜誰其尸之者將季女耶時伯氏擅室而忲則舂浣自給姑憐而衣食之既當從先大夫謁選京師遞脫簪珥質隣張姥家益市酒脯為壽至再姑恠問何所得酒脯市豈其能割伯氏槖裝耶而是時不穀且晬矣姑伺知其自張姥所度簪珥有餘直更從市錦襁襁兒太宜人亦恠謂姑豈其得之伯氏必張姥家餘直也問而相勞苦且相泣也先大夫自是稍有官然最稱為卑薄後先皆太

宜人佐之以稍具伏臘費謀為不穀置室歸而如懸罄矣蓋伯氏沒有子不别治生先大夫分俸以食之猶不給則盡廢其著而獨身與婦孺逃之黎城先大夫計無所出則太宜人徐出其槖曰吾所以食不一肉宵膏而逹丙以佐公於宦者謂有此日也不穀得遂置室且毋廢禮以貽里中長老譏矣不穀舉進士累典州郡先大夫業已棄官與太宜人俱就養太宜人恒喻不穀廉而持先大夫於溢曰公毋厭此二簋以刺史供若薄以供

夷門抱關不亦侈乎蓋先大夫嘗為其官云以故稍稍安之而會逃黎城者亦竟病死太宜人謂不穀責在汝矣其遺孤可撫也躬為湯沐綴衣所以撫視之不異諸孫且娶名家女為婦凡先大夫之為母梁而奔梁喪具易戚而得稱為孝其遊宦於義豐於安慶皆畀官而得稱為能歸而好行其德於鄉而得稱為厚太宜人所以因勢導誼柔剛為和者功故不少也不穀既不能以祿養太宜人而又不能得子之一言以為太宜人壽即太宜

人謝不榖稱老婦恃粥而起犖然一未亾人不舉若之觴不榖何所藉手而寬太宜人之顔色王子曰孝哉明輔乎而胡以禄為太宜人志也且不覩夫禄養之不易當乎哉當周之衰夫豈無升斗之禄以逮仕者而其大夫若於行役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所謂雖有粟其得而食諸甚而至於祈父之章胡轉予於恤有母之尸饔則更以薪水為親累也今吾子弱冠而成進士累典名州郡不為不達不至賦緜上以慼其母雖遭蔞嫠中廢

然獲遂歸而效無方之養不至有靡鹽尸饔之歎𣝣雖
空勤於稼穡而禾三百廛足以儲甘旨吾子手選而進
之太宜人將欣然進匕箸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則又
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吾子可無虞於志也遂書以為
贈

贈馮大夫張太宜人贈封錫典序

蓋大夫之棄守君于襁褓也時猶在諸生云手守君而
授張太宜人曰庶幾以兒長乎以我馮氏𡚁然欲絶之

緒憂而敢覬一命之榮地下也我其諸生瞑矣太宜人日夜抱守君而泣也何渠皃得一日長孖以藉手見而父守君業已成進士矣太宜人年六十當旌其門加棹楔焉而又撫守君泣曰吾不忍以而父成吾名也旣守君為太倉三載報最矣臺使者疏留之而以其最上考功令考功令上天子天子異之賜誥褒予守君備至而贈諸生為大夫太夫人亦進封從今稱守君將擇日致五熟釜焚草大夫之墓而製冠帔以進太宜人於是州

薦紳先生吏民儼然而造守君曰唯大夫為能啟守君哉則有王言在抱樸含淳敦倫樹義蓄其善慶以遺嗣人諸生所以大夫也則又曰唯太宜人為能立守君哉則又有王言在禔躬貞靜秉德儉勤栢舟靡他杼規有素毋所以太宜人且旌也又曰唯守君為能成身成親哉則又有王言在和煦有恩廉平無害敷政優游宜民愷弟大夫太宜人所繇以貴也守君以介然一州遠在海澨而人主能卹其私而精知之若此且夫國家褒錫

之典於外臣至重且嗇也亡論史院郎署甚璅滿三載亡害若取諸寄一名為守令而所以難之者百方有先任深而後秩淺者不得稱滿滿而徵科不及額者不得考考而非有薦剡至再三者不得與錫典當隆慶中大宰脩久任之政以擬諸守令諸守令多不待年以遷去而獨守君後先五歲為最久積薦剡至十三為最著所以難守君者乃所以易之也守君而以五熟釜薦大夫且若饗之曰前以三後以五非前以士後以大夫歟

吾望不及此吾安瞑矣太宜人撫守君而後喜可知也

曰吾以吾子成吾名則庶幾哉吾可以無愧往者守君

謝不敏而薦紳先生復懽然進曰天子固稱守君愷弟

矣詩不云乎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其有父母而藉人主

之綸言以榮其父母吾儕不亦與有榮哉遂稱觴而别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三